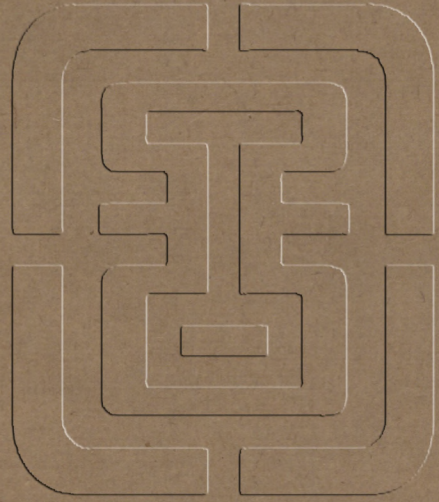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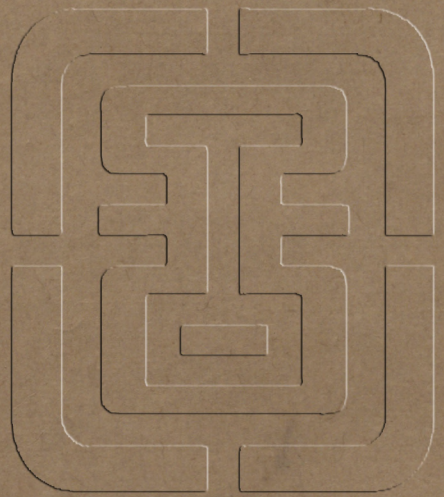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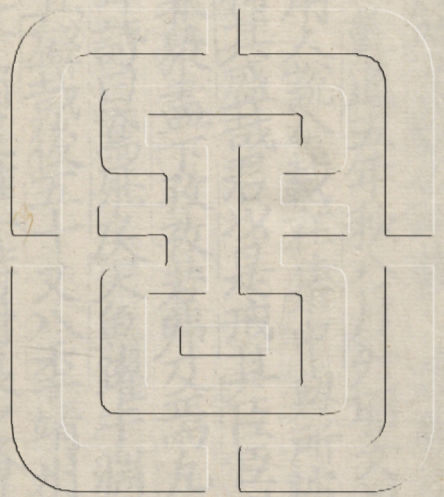
153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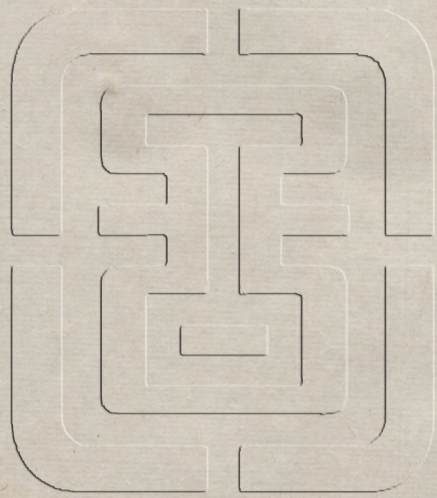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

跋

跋陳正獻公所藏 孝廟御書用人論

正獻公以乾道五年秋八月外昭文相其冬對選德
殿詔撰用人說本載在集中與所被宸翰文雖異而
指則同猗其盛哉君以是戒其臣臣以是復其君開
誠布公兼衆盡下孜孜若弗及焉凡以救時幾而釐
帝命云耳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
作人猗其盛哉後五十又八季靖州逐臣魏某獲拜
觀于公之子宿道惟一時明良之會不勝慚慕謹拜
手稽首書于下方



跋陳忠肅公岳山壽寧觀留題

詩云閣前千頃碧琅玕喬岳蒼松苦歲寒
此是萬年峯上竹何須更待雪中看

了齋陳公以元豐己未擢進士去名後數年為博士
校書郎以鯁直不得久居中徽廟初政召為諫官
忤祭京謫揚州管庫欽聖持其事改知無為軍明
年又自著庭宰椽攝官瑣闥坐忤曾布出守海陵崇
寧元年蔡京相除名勒停編隸袁州尋移廉移郴五
季春正月以詩出外碑而京罷相凡黨人皆得歸故
今岳山壽寧留題所謂丙戌四月蓋公東歸道所從
出也後元豐一百二十年當慶元己未臨邛魏某始

以進士起家又二十有八年當寶慶丙戌某得罪南
遷四月七日度湘即公留題之日曾壽寧道士唐從
善以是日掘地得公石刻介郡人張南仲托求一語
記歲月嗚呼人嘗涉於憂患則見似而目動聞名而
心惕故於公之忠孝大節所願學也若夫出處歲月
之適相似則吾甚懼焉

跋楊文公書遺教經

某自結髮遊聖人之門窮益深測益遠今髮星星矣
大懼年數之不足其於他道蓋未暇及也今伏觀內
翰文公手書遺教經嘆先賢餘力所及猶若此謹拜
手書早下方

跋揚文公具蹟

公博極羣書自經史百氏以及於凡將多就之文釋
官虞初之說勞行敷落之義靡不該晉今於公之裔
孫紹雲見公手抄唐人詩及遺教經益知公所以用
力於文者蓋非此嗚呼此公之所以爲文與曰不然
也同時以文鳴者如王定國丁謂之孫漢公曾正臣
梅昌言錢希白諸人非不相長雄而天下之士獨
宗揚劉至於以文易名則公擅其美文乎文乎其纂
組織緝之云乎正色直道不苟於合能使人主憚其
性氣雖在上前亦曰如此富貴非臣所願他日昭陵
記王文康曰揚其爲國竭忠有君子之大節然則是

可以爲文矣是以謂之文也劉中山與公齊名其出
處大致亦近之

跋方宣諭宗卿庭實奏議

國家自熙豐大臣養成禍本崇盪改絃未竟而紹聖
以後再踵前誤以濟私欲卒之俗頽世敗潰裂四出
而猶謂和戎可以暫安辟狄可以止患至建炎中興
亦云極矣而於是失河南北失京東西維揚而渡江
會稽而桴海猶不敢與虜抗其間徒賴宗忠簡李忠
定張忠獻諸賢後先維持僅僅自文而權檜再用則
挾虜以扼君父矣微公與王胡曾李諸賢大聲疾呼
以立止論之慨幾無以爲國三京淮北之役繕修陵

廟還定遺民表善蒐賢招攜振之則又不徒以言語
立國凡皆正人心植邦本之實政雖不幸而不卒其
志然其以疎遠當權談以孤忠破羣慝則有人所甚
難者焉不寧維是蔡氏之盛附之者立致革顯公甫
人也於蔡又夙有連自公舉政和進士正孽京之時
也而公之立朝乃在紹興以後然則以其所主以其
其所不爲公之所志所學蓋自其始進而固然蓋
無膏沐誰適爲容亦足以發千古之一嘆云

題復州鴻軒

故起居舍人張公文潛以元符二年拜坐元祐黨人
責復州監酒明年春徽宗踐阼起通判黃州以秋

至而春去託諸鴻以名軒軒之壞已久而邦人思之
不釋嗚呼其孰爲思之邪廣安楊伯洪慨來攝州事
自皮陸諸賢以來頽宮廢址咸爲興復是軒亦居一
焉而屬余題榜且識歲月顧鼻戾之入何所容喙每
愛其集中有坐局沽酒與務中晚作諸詩豈惟僚位
而行無一毫不自得且方屹屹於所當事者焉詩曰
敬夫之怒無敢逸豫此未易與俗人言也伯洪以爲
如何

跋張魏公帖

公平生凡五謫而居求者三勿與七季自祠官謫求
一也二十季自連移求二也二十六季以母憂還蜀

猶不為時論所容自蜀還求三也此帖所謂零陵之行以詞翰及事實攻之蓋七年九月以後也方被讒放逐之餘而感思過無纖毫分懣困躓之意且為從母賻喪誌葬期有以慰其母心昔人謂仁義人其言藹如也非公之謂與後九十二季蜀國同郡人費誼屬魏某識其後於是書于靖州客舍

跋陳忠肅公帖

余早有慕蘭之志雖於公無能為役而始初名官亦有適相似者故於公平生言行頗得其詳而公所為易解目錄辯及簡牘數十取索尊堯集家書千數百言凡皆得其真蹟而藏之是帖蓋晚歲自九江移南

康南康移山陽時也宣和三季八月方寇既平蔡氏方以飛語謂公之壻嘗為寇所抄取公竟坐遷山陽君子有否碩蹇無毫髮加損也故以成宣靖之亂耳宣和之六年而公卒又明年而劉諫議卒元祐氣數既盡北夷內侵然則亂匪降自天平抑人實為之也

跋北山驚議

予自嘉泰三年冬造朝道淮西始識鄧伯允友龍慨然以興復自任明季鄧召還予意開邊之議已決會明年春正月召試玉堂乃極陳權姦猾胥債帥驕卒必取禍辱宜急於內修緩於外攘凡數千言侂胄見之大怒徐枹承望風指擊之侂曰得無成其去就之

名乎乃止是時張伯子徐文子與地官侍郎王公皆
先後以不合去大抵皆徐疏也丁侍郎常任亦能以
條具異論去極於錢伯同之謫上饒自是莫敢有言
者矣錢張徐丁之議則固知之若北山巖議則防見
乎此嗚呼何其直而暢辯而不訐也詩曰匪用為教
覆用為虐亦足以發千古之一嘆云

政司馬子已先後天諸圖

涑水司馬叔原覃思義理之學自羲文周孔之易河
圖洛書之數陰陽動靜之義日月溼速之度以及周
程張邵朱張子之書旁觀歷覽為圖為書時賢皆有
題識又欲求一言於子子遷靖未返不得與叔原共

學姑識數者之疑于末且先天圖自魏伯陽參同陳
圖南文象卦數始略見此意至邵堯夫而後大明千
數百年間不知此圖安所託而圖南始得此圖亦已
奇矣而諸儒無稱焉數往者順謂震離乾知來者
逆謂巽坎艮坤皆以左旋言之今叔原以為自乾至
震自坤至巽此必有所據朱文公以十為河圖九為
洛書引邵子說辯析甚精叔原從之而邵子不過曰
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且戴九履一之圖其
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
邵子不以九為圖十為書乎故朱子雖力攻劉氏而
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為可疑耳又曰安知圖之

不為書書之不為圖則朱子尚有疑於此也近世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而皆以九為圖十為書朱以列子為證張以邵子為主子嘗以乾數度及張平子傳所載大一下行九宮法考之即所謂戴九履一者則是圖相傳已久安知非河圖也靖士蔣得之云當以先天圖為河圖生成數為洛書亦是一說叔原謂日月亦左旋此張說未意也第日起北陸春西陸夏南陸秋東陸而冬返乎北陸則為右乎左乎謂日速月遲讀書窮理正欲其自得况叔原所引見處一分虧之詩即子少作也吾儕所見本不相遠第以歷家細算分數言之則月行十三度餘者特約法耳其實

則一日至四二十四至晦行十四度餘五日至八二十至二十三行十三度餘惟自九日至十九僅行十二度餘此猶二至之晷刻最遲不為無理而叔原反疑之獨取望日為證則望日正行遲之日也况本乎陽者常舒遲本乎陰者常急促若日遲而月速大者舒而小者促此亦陰陽自然之分也叔原之圖精且密矣蓋更以是審思之日食書甲乙如辛卯日與辰相克為異元不經康成雖有是說然春秋壬午日食亦日與辰相克也而左氏謂不為災又何邪叔原謂分星起於漢唐謂漢則已後謂唐則滋邀豈以左氏內外傳與周禮為不可信邪是三書亦有可疑而分

次之說相傳已久獨星不依方而以受封之日為次此傳注之可疑而未有說以破之耳大抵叔原之說十得六七予方歛社之不暇尚有未能釋然者姑摘一二以備審訂他時道隸以如却叔原必有以復於予也紹定四年六月甲子臨邛魏某書

跋彭忠肅公真蹟後

止堂集之成書也公之子鉉既屬叙篇首今又從公之諸孫壻蕭仲友應祥獲觀公手蹟二詩大抵與朋友唱酬可以吟咏情性揚推理道惟貴人生日詩難乎為言蓋人主生日為樂始於唐士大夫生日之盛則始於近世故前輩詩集唯少陵示宗武生日與東

坡為同氣之親或知已偶有所賦而他集罕有若用之公卿貴人則無之直自京檜以來此風日甚始則稱功頌德甚至將以金玉泉幣嗚呼唐太宗之感蓼莪獨何人邪止堂所上張端明詩雖未能免俗然其間如云江湖秋已多宇宙清無邊氣凝萬類實又亦體其全端明英邁人也止堂不必頌而以規然則非志於古道者其能然乎仲友其實此庶來者有以觀世變焉

跋尤氏遂初堂藏書目錄序後

余生晚不及拜遂初先生聞儲書之盛又恨不能如劉道原所以假館于春明者寶慶初元冬得罪南遷

過錫山訪則廣德使君則書厄于火者累月矣爲之
傍徨不忍去因惟國朝以來藏書之盛鮮有久而弗
厄者孫長孺自唐僖宗爲榜書樓二字國朝之藏書
者莫先焉三百季間再燬于火江元叔合江南吳越
之藏凡數萬卷爲臧僕竊去市人裂之以藉物其入
于安陸張氏者傳之未幾一篋之雷僅供一炊王文
康李文正廬山劉壯與南陽开氏皆以藏書名凡未
久而失之宋宣獻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不
減中祕而元符中蕩爲煙埃晁文元累世所藏自中
原無事時已有火厄至政和甲午之灾尺素不存斯
理也殆不可曉聖賢不遇託之憲言以垂世示後所

以共天命而植民彝也兼收並蓄博摭精索以淑其
身以待後之人此何幸于天而厄之爾極也使子孫
不能守如江穎王李諸家是固可恨若孫宋晁氏則
子孫知守之矣而火攻其外矧如尤氏子孫克世厥
家滋莫可曉雖然是櫛是髮雖有饑饉亦有豐稔吾
知有櫛髮耳豐凶非我知也尤氏子孫其尚思所以
勿替先志云

題李肩吾爲許成大書鄉黨內則

吾友李肩吾彙志精義嘗爲字通一編以正法繩俗
書成大見而悅之亟從問字肩吾授以鄉黨內則二
篇夫內則先王所以降德于民而鄉黨吾聖人無行

而不與二三子者也民有是物必有是則顧其讀而弗之察嗚呼其能朝夕斯則不惟知言語容貌居處飲食皆立誠定命之要亦以見書名之學佛勞點畫具有顛末乃知類入德之本而世亦罕能知之也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成大其懋敬之哉寶慶三年三月甲子臨邛魏某書于靖州鶴山書院

題李有吾所書鄉黨

吾友李有吾博見彊志書名之學世亦鮮及之渠陽山中為余從子今憲書鄉黨篇余獲與觀焉嗚呼天道至教風雨霜露接人耳目而人由之不知也聖人至德威儀容貌洋洋乎簡冊而人習焉不察也嗚呼

小子憲肩吾所以遺爾者有多矣往敬哉其體習踐修惟無斃

跋鄧氏四世死事

嗚呼自童蔡以及秦韓養癰護疾以底于潰敗者誰與而封疆之吏首當其禍君子小人之幸不幸每每若此撫鄧氏遺事為之三嘆

跋處士蔣南武家傳

嘉定之季年重珍不以某不肖屬書母夫人顧氏之窶因得習觀處士言行明年改元某得罪南遷過錫山重珍又出示家傳斂容伏讀嘆味不忘詩曰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然則處士之有子也宜哉

跋顧夫人墓誌後

明年十二月癸卯某過錫山觀典刑于堂昨參聞見于國人益信前銘之不誣尚恨筆力淺弱不足以盡發潛懿也

跋家季文守富順日拒吳曦偽檄事

予平生為人記述多矣觀書大史氏閔人益廣姑據予所身歷者言之孽韓桡國逆吳居庸士大夫不曰拒則曰去使誠有之亦為臣之常分况不必皆然方事變之殷雖能言者已鮮及事已變息則敢為者常多此可盡據邪家侯季文富順文檄與趙薛二守報書則信而有證嗚呼是非之心其孰無之而奪於利

害以謬逆其所固有甘於禍家凶國而不知顧者多矣此非素講豫定安能斷斷若此予嘗為侯記積善堂今江湘閩湘閩家有是記大略謂吾惟循理盡分而為之他人何與焉幾若為此事發者故又識于此以申侯善善惡惡之初志云

跋邵康節檢束二大字

趙丞相子直孫必原所藏

二字下注云檢謂檢其行止束謂束其情性

先生嘗為詩曰憶昔初書大字時學人飲酒與吟詩若非益友推金石四十五年成一非然則茲二大字與束其情性之語未必晚年安且成之時也後學魏

其謹書

跋樓參政紹熙五年內禪詔草

其未冠時侍長老聽紹熙末年內禪詔聖旨所謂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為之色然以嘆知朝廷有人也後此二十二年乃獲觀藁墨於宣獻樓公之季子又見當時刪易鈞注雖倉卒之頃動中理道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言動幾微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豈一毫人力所能予奪其間乎史官魏某謹書

跋毛氏增韻

三衢毛氏增韻奏御之六十二季其子居正義夫應

大司成校正經籍之聘始克錄梓于曹庠然人情異嚮趨簡厭煩故校其始著尚多刊削世之不遇者非特一增韻也

跋番陽董氏所藏東坡墨蹟

蘇文忠雅耆陶公文其有感於歸去來詞蓋元豐五年之夏蔡章被遇而臣正獻不人更時也長公在黃少公在筠此何時也而猶可以仕乎否之訟曰大人否耳其遯曰包羞然則以尊易羞果孰為得失乎遺墨藏于義天之族子燭臨叩魏某與之為寮因得寓目因識其後

跋黃太史帖

董季興壻于以隨程氏多識前言往行余與為寮皆
得與聞之獨大史此帖未睹今其子甄自竟陵以石
本見寄則特賢題識已悉尚何云姑識歲月紹二七
十一鶴山魏某

跋張忠獻呂忠穆與李忠肅書

明受之變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援也守將奚為
復辟之後張呂李鄭諸賢以次受上賞蓋人臣所當
為人主所當報各適其分焉耳而或者猶不免著書
以詆平江之功惟文肅於呂張二公情誼始終無少
猜間嗚呼其深明於事君交友之分者乎不寧惟是
張忠獻以李忠定殺諫臣攻之至再隆祐汎舟之役

公與呂忠穆亦異論迨其間還之後死喪之際考於
是帖則懷人憂世固未嘗有纖介之嫌信知周比和
同之別特毛髮耳而公私誼利懸隔霄壤嗚呼其嚴
乎前史臣魏某謹書

跋趙昌父送劉清之子澄事後

靜春劉公之去儻也章泉趙公亦去之或曰非悻悻
與曰禮有之凡食賓君迎賓大門賓入君再拜賓辟
君揖入賓從三揖之遜久而後成禮賓出君送之大
門則攢者已返告曰賓不顧矣夫始焉迎之拜之揖
之而後外其後君送而已不顧非始煩而終簡也然
則士大夫進退之節於此亦可槩見云

跋類省試策卷後

予以貧賤未免有科舉之累然亦取為揣摩剽襲之
文始舉于鄉故吏部郎趙公大全取之于類省試吏
部與故知邕州李公取之故發書密院字文公又主
之嗚呼垂逢得失其孰為之邪嘉祐間尚西昆體而
歐文忠公典舉首取古文紹聖以後尚王氏說而陳
忠肅公主別試多取史學主司之不徇時好固難其
人而舉人亦有以是應之者然則垂逢得失豈必皆
工於舉業者李先生之子義山以子大慚之文相視
因識其末

跋羅文恭公黜諫藁

文恭公奏疏既嘗為之序引後二年蒙恩歸自靖道
荊州公之子愚出視元稹其間所謂諫者歸過求名
人才至身後議論乃公賊吏之弗戢繇大吏越足三
尺外人才不更事者必不可用此皆千數百年相承
而莫知其非者我視謀猶伊子胡底亦足以悲夫

跋羅文恭公薦士藁

子嘗以呂正獻公掌記司馬文正薦士編陳密學章
稟范正獻筆記李邦直舉官記及近世盧忠肅公翹
材館錄輯成一書刻之潼川漕司惟呂文穆公夾帙
小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曾宣靖雌黃公議未得全
本今幸從文恭公之子愚獲觀薦士藁前輩懷人慶

世之規大抵皆如此凡以謹時幾而釐帝命也俗流
世隘此事久無聞矣三復遺墨為之永嘆

跋羅文恭公後省總駁彙

祖宗虛已盡下一政令之出自始進擬已有中書三
省密院分班同班之別人得以自靖自獻不嫌於異
同迨其既行則給事中會人或書或不各行其志不
關白長官或諫官有言臺臣不及知臺臣有謂不可
諫官或是之益臺諫官平居未嘗私相往來也臺諫
偶已同是侍從以次至于臣民或持以為不可此事
甚衆不暇枚舉自京檄用事惡異喜同士大夫始以
是為驚焉怪乾溥涵育之及積而至于紹興然後此意

僅僅有存今觀文恭公後省諫彙明逐臣之冤斥臺
臣之誣乃其一事也謹書彙末以識世道外降云

跋公安張氏所藏東坡帖

世之知蘇子者必曰言語文章妙天下其不知之則
曰譏訕慢侮不足於誠乃若蘇子始終進德之序人
或未盡知也方嘉祐治平間年盛氣強慨寧以後嬰
禍觸患靡所回撓元祐再出益趨平實片言隻詞風
動四方迨紹聖後則消釋貫黜沈毅誠懇又非中身
以前比矣士不精考而以一事繫一人一言蔽一生
者姑以是思之是數帖即紹聖後事今藏之永平令
張仲車篋中紹定四年春臨印魏某與寓目焉因識

其末

永嘉薛榮祖臨學觀亭記本而書素和叔之
語曰觀外不如觀內觀民不如自觀以求予

一言

薛君引素齋語識諸觀亭記之末觀之義滋有所
發大抵古人觀象觀法觀物觀我無一物而不之察
所以會衆理而致吾知也觀之爲卦實明是義今傳
注之說則象象爲觀示之觀六爻爲觀瞻之觀竊意
未有四聲反切以前安知不皆爲平聲乎於是聞見
視聽高深先後遠近上下之等皆有二字且考諸義
則二字固可一而參諸易詩以後東漢以前則凡有

韻之語亦與孫炎沈約以後必限以四聲拘以音切
亦不可同日語併識是于記末以質諸同志者

跋鄧某宣和使虜賜私覲茶幣

本朝立國規摹好生惡殺故於夷狄盜賊常有招懷
之意然其間以戰致和者其盟易而又宣靖以來反
是性性怒我而誨盜刑民而誤國覽鄧氏遺事爲之
慨然

跋蘇文忠屬黃州教授作賀鄧樞密啓

言貴於有物無物非言也後世非放誕相高則虛美
相加迨其流弊至爲駢四儷六以相誇瀆則不足以
謂之言矧曰文乎哉東坡付他人作賀啓亦初無甚

異而疑者喋喋不厭何也

題李肩吾為尹尚卿書鄉黨

天之生民有是物必有是則故凡威儀容貌飲食衣服何莫非天則之流行也聖人德盛仁孰從容中道門弟子精體實踐詳說而備書之則所以學聖人也李肩吾為人書鄉黨者數矣得是書者皆使予識其末今尚卿又以屬余嗚呼尚卿尚敬之哉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且及爾游衍夫苟瞬存息養而實有得於斯焉則知古人之所謂學者蓋如此

跋辛簡穆公與秦檜爭和議奏稿

和戎之說未有不怠我而長寇者耿秦諸公以來率

襲是誤而不為修攘之慮始於患失終以亂邦予因憤此久矣紹定四年蒙恩西歸舟至夔門會韃戎外侵臺榭內潰辛君俱出示先簡穆奏稿因識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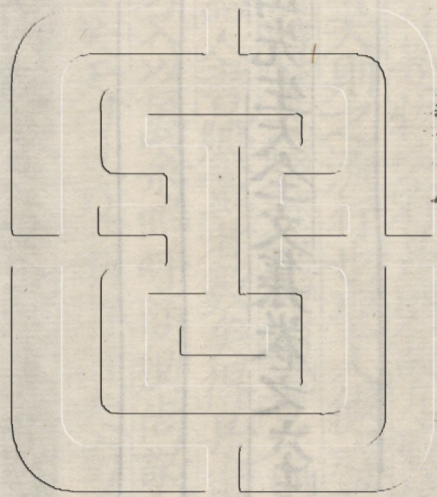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二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十四

跋

跋靜春先生劉子澄帖

靜春先生劉公淳熙五年八月十九日所與張宣公帖也宣公時爲祕閣修撰荆湖轉運副使過其第端明公于宣春劉公之兄靖之字子和卒於贛州教官將葬而屬銘焉劉氏世載令德爲國朝文章家逮公尤孜孜以人才爲己任朱文公稱其收恤宗黨接引後來樂人之善於人之惡蓋得之親見宣公雖不友識公而書問往來間氣味之同亦爾此可以強致乎是歲石林李公年二十悅齋李公年十有八而靜春



以二公屬宣公已曰異日與川中作師表非小補也而數十年後悉如其言人固不易知然而心者神明之舍所以範圍天地出入古今苟志平氣定不遷於私好惡不奪於小利害往往可以十得八九況稟氣之清明者固亦可以望而知之某生晚不及與觀一時師友之盛猶幸與輔漢卿趙昌父張元德諸公遊知靜春事爲恁因悅齋李公刻此帖見寄附姓名其末嗚呼師友道廢利祿相挺上慢其下下諛其上以講學儲才相規益者鮮矣張德衡其寶此帖亦以規世道之變云

跋年少真發蒙中庸大學子俗解

吾儒之書自諸老先生語錄外未有方言俚字爲文者蓋弟子之於師唯恐稍失其指故聰聽之謹書之莫之敢易也近世乃勦入科舉之文以惑凡近以欺庸有司諉曰姑以給取利祿耳是固可陋今幸君之爲中庸大學發蒙將以信今語後而爲是俚俗之語五方之言語不相通而可強同乎文若謂世人不可與壯語姑俯而就之者然則不淺之待人乎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幸君歸爲我精思而文之言亦有當商畧者茲未暇及也

跋牛寶章大年記楊少卿事

牛聘君所記辨誣蓋寶慶三年趙敏若爲鄭損所誣

幾成大獄楊叔正時爲軍器監帥蜀人之在朝者白
于有位而有不謂然則自爲書爭辯益切前誣卒以
盡白嗚呼此豈有爲爲之哉高閭植槐等事則近乎
有爲者矣書其末而歸之叔正之子墳其尚勿替先
志云

題蘇叔明公誠陶然堂賦後

南麾退翁蘇文公之兄也持正不撓終於利州路提
點刑獄子孫多賢且繼踵科級其五葉曰叔平者自
號松菊老圃有子白公誠字叔明以禮自牧爲族黨
歸重嘗賦陶然堂以自述非明乎義利之際者不及
此余歸自靖叔明訪余山居言論風指歛浮歸實進

進未已嗚呼世家搖落不振邦國之恥也叔明尚懋
敬之哉玄默執徐同壯月報旦

跋東坡趙德麟字說真蹟

趙德麟始以僚屬受知于蘇公今蘇集有倡醅字說
與煠陽春色二賦世之賢德麟者以此雖然嘉祐元
祐之蘇公孰不知趨而和之治蘇公度嶺諸賢皆坐
廢錮德麟與焉而猶卷卷於片文遺墨之是寶於是
有以知德麟之所存者遠矣予歸自謫所公安德節
度趙公之子與洗武叔攜字說真蹟相晤安德以儒
科發身器周才裕而局不得施而有子是紹茲其爲
麟不已多乎嗚呼武叔其尚勉之哉

題子五莘事狀

昔歲銜命拜昭慈于橫宮器衣裳衣獲窺于奩中今觀心畫於孟氏之宗大抵德而度溫而恭吾雖不識公進意其恂恂守正有昭慈之遺風

跋張宣公帖

張子論著惟論語說乃晚歲更定而朱子四書於中庸尤所盡心今師君遇所藏宣公筆蹟二者咸在是誠可寶矣當乾道淳熙間朱張呂三子以學問為羣儒倡雖其才分天成功力絕至然亦不可非師友切磋之益朱子序張子文集以其間有講焉未定之論為恨序呂子讀詩記亦曰其間所謂朱氏者皆其少

時講焉而未定之說以此知先儒進學朝益而暮習月異而歲殊蓋有所謂勉焉維日孳孳斃而後已者彼世之粗涉梗槩而哆然自足者殆亦不知愧懼耳

又

公以淳熙五年守荆七年二月七日易筆具今其十四日書云詰朝陽至蓋六年長至正在月半則此帖距公之亡才八十四日耳其二十日帖云氣體未復不免灼艾想公之疾自此日侵焉呼所謂任重而道遠於此亦可略見柎卷太息書其末必歸諸范文叔甫之婿師氏

跋朱文公帖

右朱文公與月舟范公文叔帖凡五皆寧考初元也
是時孽韓枋國黨禍方張此何時也而以予所見於
蜀士大夫如劉文節公李良仲宗丞李章叅政君亮
侍郎與今范公之家所藏宋公報帖則一時善類應
與固自若也權臣威孽徒能怖赫庸貪而終不能以
閒人心之同刺之三曰刺之死咎失上下也復之四
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夫居羣陰之間而獨能失其
同類惟道是從矧茲聲氣之合胡可劫而禦之予雖
生晚而身履乎慶元泰禧盛衰之變周旋乎范劉諸
李與二熙羣賢之間嗚呼我既謀猶伊于胡底亦足
以悲夫

受以王 題蘄州儀曹范垿元帥府牒後

靖康之禍薦紳大夫士未嘗不憤慨於大官貴人無
足倚賴而冗曹裨官猶可與有為也趙哲一使臣能
以百騎束虜馬向拱一尉掾能以培繩批遊騎傳亮
一文學能以義旅造青城陳淳一小校能先諸將以
敗虜于南華韓世忠一制將能引部將以却虜于南
京至於據神稷破鷓眼者乃安邑之士入日中碎虜
五十壁者乃石漫之小吏首渡河以復新興者乃招
撫司之屬將以千八百騎夜刺亭董董者乃經畧司之
都監曰孟迪曰种潜曰張勉曰張漸曰白保曰李進
皆翹關超距雷動風從於王庶之擢異時中興諸將

錄此其選使當時得將相大臣有以用之俾各竭所長
經營河朔則虜當遠伏涼澱之北而祖宗境土盡歸職
方矣蘄州儀曹范公其一也予歸自靖道雙流公之孫
子郊誦公自蘄趨濟顛末感歎世弊俗偷方時晏然位
驕祿侈者偃然物上盜弄人爵盡壞士氣胚胎禍機一
朝潰裂幸而有懷忠蘊義之士起濟瀋首之厲然猶扼
塞不得耳嗚呼其車旣載乃棄爾輔自古禍亂相尋於
無窮者類若此曹器遠辨帛尾三人乃汪黃耿非宗忠
簡此說甚善使忠簡而在此位也吾所謂某某者必有
以用之范公當不至流落秦陝待張忠獻之薦而後
受知于思陵也後百餘年臨邛魏某歛涕書于下方

書瀘士周挺讀歷代書

古之學者習乎禮樂射御書數內以養德性之知外
以固筋骸之束進乎大學則格物致知以徃皆爲已
之事也是皆失其傳惟有挾冊讀書以采之前言徃
行而讀之者亦罕讀之而有得焉又罕有也周文叔
挺乃能取歷代帝王以來之書窮搜力索廣記詳說
嗚呼其用力亦勞矣文叔求予一言方以王事未暇
與之精講也姑識其末以俟他日

題朱文公帖

王氏之盛也江南學者爭稱明生其黜也諱焉蘇氏
之學爭尚於元祐而諱稱於紹聖以後又大顯於阜

陵褒崇之日至程子諸儒亦莫不隨時之抑揚而為
輕重迨近世則朱張子諸儒一話一言散落人間者
無一不顯予之精力弊於題識雖然予甚懼焉李君
蓋為我語諸同志其相與用力於不睹不聞以庶幾
無負於諸老先生之訓

題孫教授誌銘

吾同年友孫次龍之葬張義立誌之劉文節公銘之
可以無憾矣然帖所謂歲寒山之兆乃其考君手卜
史巫紛言不可於是朝殯垂三十年歛子應龍彊若
克家乃改卜得負郭田惟允食竭些以庚之又為豪
右所奪刑獄使者歸其田始克葬卜九月之甲子先

事過予言曰劉銘張誌得之孔艱而非異時改乞
公一言以識諸碑陰嗚呼次龍之才之懿之行之修而
止於是而死於是也人孰無死而殞於奇禍人孰不
葬而搖於異論夫世以作善離殃疑天之夢夢者信
乎其陋矣終於不可詰則甲將在其子孫抑猶未免
責償於天道也雖然應龍尚勉之哉

陳猷春龍出穴圖

天基節前一月獲觀于白鶴山是日邸吏以友人陳
和仲墳奏劄錄本見寄其間有云陛下居飛龍
在天之位而晦之以潛龍勿用之德讀之慨然識其
說于此

王荆公真翰

按集所載與此小異蓋為江寧守陳和仲作也介甫既為相而庫屋寒蔬不改其素所以見信於當時而得以肆行其志也

跋克齋游吏部所書孟子一章

孟子之告宋句踐亦猶游之告尹也是時三遊之風已勝孟子之說始與貨色之對相以然尹若其知此則知景仁所以做秋者深矣若見同遊之士併出以告之其書于三廬州宅

跋趙安慶所藏東坡帖

子昔遷靖與廣西為鄰廣郡牧守多故舊時以方物

問予如蘇公遺墨及海魚梨洞沈柳子酒吉具梨莫之等率中州所罕見梨莫如青棊布暑夏可以覆鬪雖然飲食之物則非靖比也靖之米斗百泉羊豕為斤十穀米之三蔬笋又不論也予常閱蘇公帖自謂衣食之奉視蘇子卿啖瓊食兒兒為大廉麗以予居靖言之視文忠公之棄麗又加等詩曰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吾儕勉諸上親政之歲魏某書于瀘州官舍

跋趙安慶先世詩

舒守趙侯以其先君子所書黔婁詩六十字見竒又自為九十言識其末凡皆表廉訓儉以示子孫是時改元端平上手書戒貪吏草茅賤臣某布宣德音

退而識于百五十言之末嗚呼以義利言則清心約
已上之常分也姑以利害言則世之龔化負徇利者祇
見其害未睹其利公孫瓚以鐵為門鐵非不固也
董卓以金為塙金非不多也徒以敗家亡身為他人牟耳
書魏少申墓仲碑陰

少申予所厚也今其沒十有七年始克葬先事之月
伯衡以編書視予而言曰昔歲將葬吾父前禮部
侍郎曹公器遠為誌其窆尋以史巫拘忌誌所書
歲月丘封與今不合且始下日于嘉定十七年五月甲子
今下紹定六年十二月乙酉始下地于盤石縣高榮
山震岡與先母裴氏合葬今下瀘州縣天柴山巽

岡以繼母張氏附夫子為我書之以輔前誌且母裴
之卒慶元二年五月庚子母張之卒紹定二年二月
乙酉誌亦未之書也為我併識之嗚呼墓之有碑
雖漢魏之末造而人子報親之心必誠必信於此亦可
槩見乃為勒其語于碑陰以備來者之歎歎云

通典跋

杜氏通典之書包括古今涵貫精粗人習焉不察例
以類書目之予自成都嘗傲其書為國朝通典因得
以熟復終帙今起家守瀘帑有刊本而文字漫漶半
不可識將盡易之而先是有已經修者棄之亦可惜
乃命士易十之四九二千葉為文五十七萬有奇端

平元年九月甲子臨邛魏某書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四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五

跋丹稜劉氏黨籍

崇寧定元祐為姦黨第元符上書人為邪等以附元祐之末且姦邪之名人所甚惡而子孫矜以為榮作史者又以姦魁邪主為最榮然則謂隨夷溷謂跼蹐廉子數百年間用事之臣蓋一轍也臨邛魏了翁歸自靖州之明年書以遺劉東巽識諸炎興詔旨之末

題史繩祖孝經

朱文公嘗著孝經刊誤公之子在嘗舉元藁以遺余余既錄梓與學士共之史慶長又以告予曰昔者繩祖嘗集先正名賢孝經註解今願得刊誤為之章指

余舉以昇之俾得彙次成編則又以黃直卿孝經本旨及其所輯洙泗論孝合爲一書嗚呼此民生日用之常后王降德之本而由之不知觀是書者其亦知所發哉

題彭山宋彥祥詩卷

宋彥祥前年過我懷出八詩有擊壤集中氣脉今年又求予友肩吾書之索予題識詩造平澹此豈易得第擇理容有聖門所未道者如點檢精時管甚人與事事安排要伯渠等語更當商略而予翁方以東歸之裝未暇也

題吳武安所得 高 孝兩朝宸翰

粵自宣靖枋政匪人女真小醜敢抗大邦莫有北向發一矢者迨富平後我師始與虜角殺金平之後我師始挫虜鋒則張忠獻倡之吳武安繼之然後虜知中國有人而不敢肆張韓劉岳接跡于江淮然後中國之勢伸而和好之議以定竊觀近日三京喪師悼頗收之不可作撫卷太息拜手稽首識于下方

題周子靖理齋銘後 銘云窮則不窮循則不窮

義理之說千百載而一日千萬人而一心也今東南之學有建有溫有明各是其說不可以強同是說也了翁與微之則以建爲然建蓋宗乎濂伊濂伊祖六經者也端平二年春書于眉山東郊

跋修全趙公所作蒙箴

吾鄉之俗以親師講學爲業以孝弟忠信爲本不趨
時尚不事外飾予生雖後尚及見大父行於經子
百氏書皆覆紙細字丹鉛點勘又必師傳友授必心
體身踐視今之後生子第捐金市書不累月可得千
百卷聚友聯文不頃刻可成千百言者雖若迂頓不
快人意而操心厚見理實傳家久遠後安流風餘澤
至今可識也慮此事久而無傳因揚子有以修全趙
公蒙箴見亦附志其末

題馮仰之因重論後

普慈馮起文以其父仰之先生因重論見寄請識其

末予少讀易見諸儒重卦之說有四王輔嗣以爲伏
羲鄭康成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以爲周文
孫鄭之義亡據而馬王之說人多是之然予以爲唐
虞之時固有不筮則四營十八變尚矣固不待文王
而後重文也不寧惟是竊意先天一圖自古有之嘗
舉以謝起文則曰何傷乎亦各述其所見以待後之
學者於是識一時間答爲因重論序

跋師厚卿遇致仕十詩

師厚卿自紹定元年貢于鄉以母疾禱于上下神祇
曰萬有一齒一名于進士籍則貶祿吾母俾壽且寧
不願仕也其秋不復試禮部厥三年而後舉進士則

母不及見矣既唱第廷中謀挂衣冠而奪於親暱之
異論不遂初志卒受爵以歸歸而得疾幾殆則舍然
嘆曰豈我食吾言以干天怒乎決意不仕賦十詩見
志屬李肩吾書之予識之予謂之日子以蒼蒼者爲
天邪此心之神明則天也此心之所不安則天理之
所不可天豈屑屑然與人商較是非也詩曰敬天之
怒無敢戲豫子也急求緩棄違心所安是戲豫也語
曰吾誰欺欺天乎子謂人心之外又有所謂天平厚
卿竦然曰我事吾志不他有悔矣乃識其事于詩末
以成厚卿之志

跋 御書鶴山書院四大字

臣伏見廬山嵩岳衡麓睢陽各有書院自太平興國
訖大中祥符錫之號榮被以詔墨至近世東湖北巖
濂谿象山之稱皆嘗有請于朝風聲所形聞者興起
臣生于邛之鄙自開禧邊議不合去之古白鶴山之
下築室聚友將終身焉 兩朝聖明照知臣心訖荷眷
憐致位通顯茲又蒙 陛下申錫寶翰賁耀林廬臣
竊惟先朝賜書必以名實顧臣熏心患難舊讀荒
蕪大懼無以稱塞隆指其自今乞身得請將歸老鶴
山之麓顧瞻奎文帝臨有赫誓畢餘齒力求初心以
無忘君師訓迪之意

跋御書唐人嚴武詩二十八言

臣嘗妄謂易書詩春秋凡仲尼所述不言將蓋出師於郊遂而王朝之公卿董之四代以來末之有改迨二禮三傳後始有軍將將軍之名於是師父於外往往不從中遣非所以共武服謹師命也臣識闇能薄獨荷 陛下殊尤之遇自親大政召冠禁聯會鞅鞅披猖受我亂民整居王略肆命臣以省府視師賜對禁中假權閫外竊金龍幣商賚優渥既又親御筆札大書唐人嚴武詩二十八言以寵靈之英雲明露膏耀管茅師乘傳觀人百其勇師之坤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此陛下為萬邦計臣獨何人遽當王朝公卿之選赫赫王命以鎮拊其

干音柳反出襄公二十五年註言行夜也下拜登受曷云其壽臣謹以宸翰被諸樂石班其貳于侯氏用答揚明天子親命幹方之意為臣工勸

題楊慈湖所書韓貫道墓後

安陽韓燮相從于督府一日以其先人貫道墓銘相示則燮之婦之祖楊敬中所書也予不及與貫道接而敬仲所稱許若此且跡其所受知者則劉共父韓无咎劉子澄林和牧徐子宜王元石也嗚呼是可以知貫道矣忠獻之後多賢者特以開禧權臣例遭挫摑或曰權臣實非韓氏遺體也

予既書此或曰先賢可字乎曰若用孔門弟子與

子思孟子稱仲尼例則字先賢已過矣不平闕可乎曰魏晉以來文書不足證吾以六經二漢為據

跋先表叔留題鍾山西湖二詩後

朱簾白舫亂湖光
隔岸龍舟擗夕陽
今日權遊復明日
便將京洛看錢塘

右題臨安西湖

虛名自昔數掾廬
流毒于今幾卷書
擬

代周顥報山鬼移文
逋客請先渠

右題王文公祠臨叩高孝壽公純

父開禧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了翁以嘉泰三年造 朝開禧二年補郡去同產兄

高稼皆得侍先表叔父大夫公東游聽言觀行朝夕有所省發了翁雖甚愚不肖而不肯曲學阿世以取忤權貴人則大夫教忠之力也大夫游杭之西湖金陵之鍾山皆嘗隨事賦詠定子卒得遺藁二首刻諸樂石了翁謹以從遊所見書其末亦以見前輩不苟於為文也

跋陳君舉東宮進故事

右漢元帝事實一通故起居郎止齋陳先生傳良為先皇帝嘉郎贊讀時所書也朱字三十有六則寧考即所聞而記之今臧之祭文懿之季子範簿以了翁在經筵日嘗為主上論元成事發明班史二贊粗有

益於謹獨之學因請識其後了翁雖不敢以固陋辭然而改變氣質最忌因循與夫歸其責於傳而實以咎帝此則有益於人主之講學非宿儒老生不及此敢用拜手書于下方

跋四十年前補試卷

慶元初仰之先生攝令于五邑浦江予以舉文受知今四十年過先生之鄉宰木成陰先生之子企文亦頌白矣輿出一卷書乃當時縣庭試論猶記是時日試二論此其次也前卷在第三名嗚呼是所謂大慚則大好者與人心之說雖未必皆本指然不為無補於世教企文姑存之

題陳思書苑菁華

古以書為名如周官達書名于四方儀禮百官書于東則今所謂字也是故欲知學者不先識字則無以名百物雖顧張草聖向真分猶為不識字也臨安粥書人陳思乃能集漢晉以後論書者為一編曰書苑菁華亦可尚矣雖然是猶後世誇工鬪妍非吾所謂識字者若好學者又於此溯流尋源以及於秦漢而上求古人所以正名之意則讀書為文也其庶幾乎

題呂城李氏世藏名帖

寶慶元年冬魏某得罪時宰投畀蠻荆道呂城獲觀

李唐裔孫枯所寶唐賢遺墨是日劉平國王去非踏雪見訪皆奇遇也惟是虞楮顏宋間乃有李林父姓名此易繇所謂勿用取女之時重有感慨云

題茅山道士所藏朱晦菴以佛語調楊誠齋

周益公帖

朱子託為佛氏語以寄周楊二老其戲言以効他人體邪抑逃墨以避學禁之禍和夫以修辭立誠之義於晚生終有未達不可強為之說也

題深衣畫像

言更信行篤敬言若易聖猶病申六言以自儆行願言言願行

題盧祖岳復別祖墓

子嘗為同年友盧申之序盧氏會拜錄今其兄仲山以其別祖舍監之墓父失而復得復使識其事盧於唐為甲族今六百餘年而子孫之賢者代不乏人况如吾仲山遊學膠庠葦鹽不贍而能為別祖復三百年之墓是滋可尚也

書劉仲坎習之孝義傳後得之迺燈了孫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若習之之身首異處不保身乎然則此義不明人於毫髮利害趨之避之惟恐後則世之包羞含垢辱全軀保妻子皆保身也劉起居作孝義傳謂習之兄弟至死不相捨孝也罵賊而

死義也此豈不善保身者哉後六年史目魏了翁與其
兄厚之從遊獲觀劉起居所識因附姓名其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五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六

啓

謝印守范季才宗丞啓

孫

得之嘉定府教授張肇

河南門下士或疑少年蓬萊海上仙偶蛻凡骨鑿點
鐵成金有循吏之化故舉旗執醜成豎子之名嚼荷
實深揆量莫稱竊以詞章本童子篆刻彫虫之技道
學乃儒者心地汗馬之勳故功名成就不在於孔翠
照影之初而氣質變化當觀於異鷄反走之後士而
知此天其舍諸如某者口黃幼生汗青活計抱影韓
縈之二尺剗心藟架之萬籟誓鐵硯以進修指汗渠
而警策二十作文賦未當陸士衡挺異之年五千擢

英才已無舒元與不養之氣偶陪鵠立獲侶鷄飛牛
膝龍肝濫已甚矣風聲鶴唳幸可再乎不謂周人之
璞得侶琅玕之林遂使東郭之牛亦竊斗升之祿虎
誤再中隼不空卷冒幸若然沾丐奚自此蓋伏遇某
官學本誠一論不遠條自浩氣養心以味道腴不茹
柔吐剛而獵聲利因蜚鳧之入觀陪振鷺之清班九
寺森巖三山密邇謂即侍紫宸之案簪筆螭頭而乃
厭承明之廬分符鶴嶺祇恐趣大昕之對未容久外
服之留聞者弦歌於一同已沐馴雉之化今焉師長
於千里載陪鳴鹿之歌致使晚生亦玷公選某敢不
勉聽前輩益勵後圖惟加膏而希光不速成而來益

君門射策寧敢過期議論排鱗誓不迎合或可代諸老
先生之對庶不貽五黨小子之羞弗負師承是報今賜

成都僉判到任謝制置

耕東臯之雲方便野性詠南梅之月留玷清游正懼
貽取禾三百廩之譏豈期得廣夏千萬間之庇浹皆
星辰之覆委身造化之鑪伏念某學惰癡龍詬迷雌
震謬且攬扶桑之六轡敢祈搥膠葛於九闕羣青之
盟未寒五白之采過壘榜花汗著濫竊小科頭之名
吏板混吹徑登大幕府之選半生負長鑱而斲黃獨
一日泛淥水而依紅蓮許牒裝懷爰書眯目涉筆占
位牆面於鳧鷖行之來尸祿空餐苦昔於麒麟桓之

六全集卷之六
二
銷慙非洛北之處士賴有湖南之主人茲蓋伏遇某
官標一世之龍門鼓九霄之羊角自當建上公府而
躬吐握之任顧迺坐元帥闡而加羅致之勤油莫風
清閑郾城之某旃綠沈苔卧省衛府之文書公遲兩
地之登我獲二天之庇輝光耀凡草旣分甍社湖之
珠文采被諸生勿惜景陽機之錦誓期駿蹇勉附絕塵

通通判王國正

雲樓橋門方願心國子先生之印畫繡珂珮迺肯腰
治中別駕之龜黥川酌盃水而祖行益部侯屏星而
起舞惟四海無百子駿使二州爭一祁公鳳尾字頌
豔叢春滿恭惟其官氣吞雄霓學辯癡龍殿殷聲華

自斗南一人而已觥觥才調與邛邲九折俱焉早闢
儒關爲司胄學著九卿之兆祥開銜鑣之三簡萬乘
之知望著瘦羊之一自應直玉堂而標舍人樣尚迺
馮泥軼而作太守丞豈其倦新安之輿正欲着故鄉
之錦銅黃易刺金碧增輝恐駟使不俟終更而來戒
榜人先艤歸舟以待其揣才無似與世甚疎區區脫
龍具而塵纓往往對鷺行而牆面自蘭金之誕播幸
葭王之相依魏勃直妄庸人又懷帚箒王祥有公輔
量行覲佩刀引領望塵以日爲歲

上趙運使

暮

池上有鳳毛合世絲綸之業山國用虎節肯棲金碧

之巖六轡鼎來四刀增重惟替蠶叢之壤古號樂國自
龍度以後歲漕中都取之澤涸而山童重以木饑而
火旱况右蜀方數千里而赤地凡五六州使甕貯斗
米而床有百錢偷安尚可今室如懸磬而野無青草
善後若何必得通經博古之碩儒爲見足國惠民之
良畫恭惟其官德光銀筆世載金龜殷殷聲華直矣
子明生之子鏗鏗辯說傳中書舍人之書輟分郡守
之左符就畀行人之英蕩循清獻故事而自梓移益
付相如使指以定准存印單車行而問流馬之程雙
節建而寢帶牛之習姑袖補天之手爲施裕蜀之謀
福星西來春風戶到某解龍具而腰笏對鷺行而面

墻假道涪江幸嘗帶冠劍而謁使者脫巾錦里迺復
裹章服以拜上官公遲禁地之登我獲恩天之庇輝
光耀凡草旣分璧社湖之珠文采被諸生勿惜景陽
機之錦誓期駢蹇勉附絕塵

代謝劉制置舉狀

無冉子五秉粟冰守冷官得劉公函書春回寒谷
初非挾炭以游鑪冶乃肯插翫而生風濤省分踰涯
捫心知慙自古道之榛塞致公舉之陵夷田畝舉六
人而五得於貴戚之書巨源薦十士而九出於權門
之屬視冰子如纖芥禮白屋者幾人非有特達之大
賢誰起伶俜之孤冑如某者鷗蘋野性螢雪謏儒解

蘭東臯幸脫薶鹽之債采芹泮水尚噉首循之盤有
書盈車無甑對客窮年元元見笑諸生枵腹便便貽
嘲弟子寧打頭於死丘之舍敢驤首於吏部之門無
鞢線之寸長或囊錐之穎脫靜循所自有相其逢某
官洪井金丹鄴城寶劍方涉赤墀之塗登文石之陛
乃勞侍從之事感承明之廬輟從豹尾之班來鎮蠶
叢之國興齊魯之化於四蜀揖翁邑之風於兩京不
間非葑蓋歸桃李致使牛衣之子亦叨雉矢之書某
敢不漆豫酬恩抗回厲志國士遇報以國士敢負知
逢中書君今不中書尚期拂拭丘山恩重終髮身微

通陳總領

奉英蕩之節方登部刺史之最書錫賚靡之九復領
外司農之計簿聯太微二十五星之次惠全蜀百萬
生靈之恩手迹細書成文父老以手加額蠶叢之壤
古號樂國龍渡以後歲漕中都宿成今已逾七十年
供億不知幾千萬計牢盆摧酷盡利不遺力續引祠
牒鑿空無餘謀重以火旱而木饑取之山童而澤涸
荒年無備夷至飲馬常心不固民幾帶牛使甓瓦貯斗
米而床有百錢偷安尚可今室如懸磬而野無青草
善後若何必得通經博古之碩儒為見足國裕民之
良畫恭惟某官識鉉而器邁才鉅而學醇人物三山
之炳靈論議奕世之風烈早趨嚴詔荐握左符繡衣

弊訟而民不究輦車督餉而課以最諒嘗記殿柱之名姓久已簡前旒之睭知屬上憂未棄於遐陬念民命寔司於外計若曰分大屯以十數乃今命總賦特四人湖廣兩淮尚邇日邊西南一隅僻在天角有能為國家惜大體不至歧兵民為兩塗往分朕憂無若公可亟濟省署用侈使華自將漕而計且有梁鼎故事具在由望郎而星使如孫樵之遺言不誣天盼蚊鶴之詔書春滿魚鳧之故國某竊高下風之行徑聞先令之傳未能帶櫛具而冠進賢徃謁使者敬先藉翰林而託子墨仰辱隸人敢借私我之天以為行已之地目斷雙翮身無六翰

通謝尚書

顯膺宸渙出擁帥垣二州爭一祁公方存更於巴漢四海無百子駿復盡護於西南惟于具施無不宜故朝家用如不及郵傳先令亡有春風蠶叢之區古號樂國龍渡以後歲漕中都宿戎今已踰七十年供億不知幾千萬計卒益摧酷盡利不遺力續引祠牒鑿空無餘謀取之澤涸而山童重以木饑而火旱荒年無備夷至飲馬常心不固民幾帶牛使甕貯斗米而床有百錢偷安尚可空室如懸磬而野無青草善後若何必得通經博古之碩儒為建足國裕民之良畫恭惟某官識茲而器博學邃而行醇親結前旒之知

早通玉帝之籍鳴直聲以扶漢社稷吐色然以補弊
衣裳着侍臣冠居列曹六六之要曳尚書履近泰階
兩兩之符正當撒膠葛而上征忽乃羞崑崙而不即
蒼生深望安石天子亦思賈生即家詔除寬上憂願
舍舟魚復政聲激懦而起偷仗鐵褒城流民生死而
肉骨因變制宜而事立定隨俗用政而才不窮中和
轉聞睦注彌簡宜其折符受瑞而移鎮坤軸不待煖
席黔突而亟回使轉命綽贊書之鼎來禁途延閣之
顯陟別開四履增重三刀帝曰汝往哉吾今召君矣
某聳觀蚊鶴之詔倍增燕雀之私褫褐都門幸嘗備
弟子禮以致傳衣之謝筮官錦里迺復着從事衫以

陪入莫之賓鬚毛尚青脚迹正好誓以行已之地託
於私棧之天

賀謝尚書

蚊脚鶴頭承天雨露集旗鸞尾領蜀山川下車而延
見吏民褰帷而巡問風俗元戎戾止生意翕然恭惟
某官勲明而惠和直方而剛大踐揚冰潔睦注鼎隆
卷二百餘奏剴切實之謀作五十六州安靜和平
之福暮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上方責治於廷
紳一命而偃再命而樓三命而恭公尚存更於遠服
肇建西南之統府盡提巴漢之舊封春風偃萬壑之
凝冰霜令躔三垂之大鼠黠胥用翼屢屢如束小朝

冠佩鏘鏘成文無襦五袴之歌方思叔度之來暮異
畝同穎之麥已卜周公之召歸暫建左右和之明即
正東西府之席某割日星辰之履託身造化之鑪三
尺焦桐向有高山流水之賞萬間廣廈今無震風凌
雨之憂寸心依歸三百踰躡

通 茶馬

詔奉蘭金節盼英蕩橋山市駿究詳土物之宜細書
成文進寓木天之宜光移龍隱春滿警鑿叢廣推牧之
肇興有分合之不一始於熙寧之用蒲宗閔而成於
元豐之從郭茂恂初繇立異以交攻至是併同而歸
一出蕃詔之駿足以強國勢而空虜資合川秦之贏

足以佐邦用而寬民力富強所係簡畀不輕恭惟某
官學粹而行醇識敏而器邁淵源安定風烈右丞銀
兔分符隨處陽春之有脚金龍錫命平刑流水之無
心久妙東於濠廷謂亟際於清切尚秉山國之節屈
司天廡之良贊書命特之鼎來延閣道山之顯陟秉
心所感蕃四十萬疋之雲煙先令登聞且五十六城
之枹鼓正玉清之府旣食虛許恐金碧之巖黔寒未
皇其生後諸人早玷末第竊慕高下風之行使睹先甲
之傳四海龍明未能帶冠劔而謁使者一封輶傳行
即褻章服以拜上官引領望塵以日爲歲

除國子正謝丞相

脫從事祿遽拜十行之札入司成館謬尸五等之規
抱空而前揣分非據惟學有正繫昔所嚴自熙寧興
三舍之初肇正命官之選速元豐因大均之薦非由
召試不除或各一經而分等有二或六十人而所取
纔四循茲以降選用尤詳除授歸之中書資格擬乎
博士與太學官分掌教類皆當代之儒宗堂國子生
不如規幾若學中之御史宜得佳士廼稱清資而某
彊齒章逢未識門戶奎丁休運誤甲儒科半生負白
米而斲黃精一日泛紅蓮而依綠水但知向扶桑而
撐轡不敢效憐音本音出荀子榮辱篇
網鮓按云不音傍也以迎陽豈期東膠典
教之除或在西莫終更之後不以八千里之僻陋荐

頌一再命之寵榮且蘇子瞻由制舉外尚未堪記注
之選而彭器資以高科取由三赴吏曹之銓安有官
以儒名乃使得之望表靜循疎迹實有根抵之
容茲蓋恭遇某官柱石本朝津梁斯道不出長安七
年而至宰相夷夏聳瞻大開東閣三館以延賢人衣
冠傾屬凡所進退一惟中和致令肖翹亦預坎地某
誓當嚴履踐以圖稱塞之實不欲以名第為博溫飽
之資總儒官三十六人濫巾有覲令中書二十四考
託庇自今卷卷飯依萬萬儕等

除正字謝宰相

濫巾雙字曾微典故之勞給札尚方遽冒正書之選

據非其稱愧甚於榮惟延閣之清遊實儒林之美秩
地遠西崑之玉府天垂東壁之華星歷代所崇我朝
尤重自昭文直館至祕閣校勘列職有差雖制科入
等及進士三人必試而命或被睠知而特召或由論
薦以選除詩頌雜文以考其能漢唐間日以觀所蘊
自熙寧之初策以世務逮紹興而後踵爲舊章蓋揚
以語言所以旌其進用之殊而職以典籍所以廣其
見聞之益選掄固重責望匪輕而某學不知方器非
涉道識字未知於雌霓豈暇辯訛讀書莫究於癡龍
敢云博古屬值臨軒之始偶塵分鼎之科脫從事於
亟趨嚴詔入司成館荐拜除書雖未能赫赫以動人

亦豈解盱眙而隨俗誤知丹旆錫對金坡環堵牆學
士之觀慚無高論亞蘭臺今史之選忽玷誤恩半生
望弱水三萬里之遙一日遭瀛州十八人之後屬書
廣內還儒生燈火之魂稟食太官飫博士藜鹽之腹
思慮專而足以進學職業省而足以治心疊是徵逾
若爲稱塞茲蓋芥遇其官甄明庶類裁叙羣工旣以
道佐王躡青帷而調象緯復推手報國開東閣以延
賢人不遺萬里之寒蹤俾預八紘之德網拔之稠衆
被以光華某敢不益勵後圖勉希前輩磨丹清墨豈
惟守蠹魚於文字間食檠飲冰要當收汗馬於方寸
地不負素學用荅隆知

差知嘉定府謝宰執

校中祕書久積空餐之愧爲漢嘉守遽膺從欲之仁
祇服恩靈未知報塞伏念某蚤繇薄技濫齒儒科視
進士第一人躡階京秩客諸侯者再歲偶及過更誤
知宸旒列屬黷者旣謬司於糾正復存玷於博通僅
踰歲瑄之周復錫禁林之對徒以草茅言天下事不
恤殘縉爲王室憂方虞千斧鑿之誅廼使冒鈇黃之
寄道山隣日月是蒼史之遺文直廬繞星辰讎魯淹
之脫簡思慮專而足以進學職業首而足以治心退
循孤蹤曾極華遇豈不願偷安歲月友聲中之科斗
而顧欲丐歸田里藝曷下之蹲鳴爰念庭闈久違鄉

井重以三年之亡補力斬一障以便私天高聽卑朝
奏暮可靜惟寵渥之異厥有根柢之容茲蓋伏遇某
官裁叙羣工便章庶政明有國者彰善癉惡之義全
士大夫難進易退之風重輕適平小大遂性致令苦
竊例玷鈞陶某敢不勉趾前脩益肩夙志懷鈔抱槩
豈徒守蠹蠹於文字間行已利人誓當收汗馬於方
寸地不負素學用荅隆知

知漢州謝安大使

自詭外庸嘗控辭於嚴召誤分方寄亟祇拜於俞音
過蒙大聞之知靡事繁文之徇俾從便道趣領左符
載惟恩覆之私敢後書郵之敬伏念某稟姿愚戇涉

學迂踈偶奮迹於儒科遂饗榮於朝蹟擢升芸祕賜對鑿坡屬邊事之方殷沮權姦之輕舉雖公孫丞相發蒙耳如尹氏太師不平何難久居中亟求補外未知為郡之樂兩奉賜環之音屬時多艱遭家不靖謂置身華近而未能報國蓋効官州縣而且以及民求無愧於食功用力陳於試郡荷公朝之從欲特異便靡辱方嶽之異知弗拘彛制免呈身而受察俾愛日以奉親祇服厥官恪修乃職載惟廣漢雖號望州適承耿弊之余深費爬梳之力大綱小紀蔑有一存百孔千瘡不堪數舉匪蒙假借曷究設施此蓋伏遇某官功塞二儀名在九牧風飛雷厲平大難於呼吸之

間乾清坤夷奠全蜀於危疑之際帝未寬於西顧公少緩於東歸謂大臣之慮四方當求共理得一士而制千里務在急賢致使踈庸亦叨分守某敢不推其夙學勵乃壯心不欲食浮於人庶乎寡過所願民安其業非以求名過此以還未知攸措

知眉州到任謝安大使

竊祿養親未滿武夷之秩起家為郡謬居文物之邦祇服寵靈莫知報塞伏念某根繇科第早玷班行徒以狷直淺中之資立於權蕪專政之日雖公孫丞相發蒙耳如尹氏太師不平何乃自詭於民庸冀稍便於親養三辭商聘再析漢符適承曠弛之餘粗究設

施之績肅遏慢吏訓齊敗民崇學校以明倫蠲租騶
而厚本謂粗逃於瘠曠冀無慊於承宣而涼德挺突
乖氣致異迄荷聖朝之鑒僅從鐫免之文甫再閱於
旬時既即縻於祠廩尋膺詔策復畀使麾矧坡穎之
故鄉爲西南之望郡厥惟龍異猥及庸虛茲蓋伏遇
某官精識邁倫訐謨經遠謂收士報國乃爲臣之分
故達善引類不靳人之知凜乎有大臣之風久矣非
時賢所及顧如不肖雖荷夙知然自獲譴以來亦知
惟分之守執事之庭既無韓愈之迹主書之吏不識
安世之名而曲爲蟠木之容遽上公車之牘言敷事
久彪列眈分使王尊不賢於一歲之間而魏尚獲免

於六級之罰所階忝冒咸軼故常某敢不益勵後圖
力懲前覆觀過斯知仁矣此難爲俗人言公舉何私
謝爲我當以國士報心之所蘊言莫能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六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七

啓

荅眉州同官

祝釐禳穡廩滿秩是期受任典州驍果已甚魏尚復
爵於數月至尊乍賢於一暮矧嚴即戍之程申昇疾
驅之旨有蕃寵異猥逮庸虛揣報稱之未能顧馳驅
之敢後黨賴同官為僚之助以收因人成事之功愧調牘
之未能蒙慶緘之先辱傷弓者驚曲木方前顧以
傷然折肱而為良醫冀後圖之或爾尚期叶濟庶保
令終

荅趙通判

希存

馳鄭郊之驛馬知子之來行周道之棧車俾余于役
既不獲聞名于將命又未能致糗于隸人至塵弭蓋
之先及假袖文之寵先施過矣後見恧然恭惟某官
謙姿恪勤精明彊濟子游爲武城宰到鷄焉用牛刀
士元非未陽才別駕以展驥足閱時未久嘉績孔多
豈惟序進於一麾將以儲資於三院某欽風旣久識
面爲榮矧茲謬玷於左符幸甚密依於余櫺君子至
未嘗得見祇畏簡書公事畢然後敢私用稽報謝

荅州縣官生日

小人有母適丁震夙之辰君子作歌載示祝延之寵
善頌鐘形於魯燕輕軒尚御於潘園旣阻承顏莫知
圖報聲應氣求各從其類雖仰荷於拊存夙興夜寐
無忝所生敢益圖於勉懋寸忱所述尺牘奚殫

生日謝李參政啓

一麾去國况驚序籥之周四表開年又記門弘之設
矧此瓜時之迨睠焉設肯之懷詎謂輔微至塵獎飾
恭惟某官迪德淵靖秉猷碩膚間兩社之崇勛拓八
荒之壽域鐸而左斧而左錐堂器使必羣主細爲桶
大爲宋尚欲兼收於衆善及丘園之間暇示鄉國之
儀刑言念屏庸父棲蔭樞向得侍同朝甚喜今顧與
先生並行身貴而禮滋恭氣同而聲相應酌大斗以
祈黃耆有旨酒而又嘉肴某拜大况之稠重省微私

而愧惕俾爾戩穀降爾遐福既形善頌之詞揆予初
度錫余嘉名正懼所生之忝永言銜戩莫既敷茶

謝劉潼川光祖

銅虎分符恍十年之去國金龍錫節忝一道之觀風
祇服寵靈未知報塞竊謂司政與獄匪惟刑暴詰姦
民曰嘉師吏去天收將以飲承明命迪集君壽惟至
公而無私不得已而後用閱實其罪尚曰審克如得
其情猶當哀矜黨訖威復復之相仍或折律貳端之
不免維明克允何擇非賢而其濶學淺無營墨象絃
徒守愷愷之自信不嫌皓皓之易汙既弊聘幣之三
荐挾朱轡之兩靖共爾位寬綽厥心惟知由長於天

明每用訪求於民瘼正虞踈拙以速譴何敢圖出命
於中宸憲俾司刑於梓部既揆量而莫稱信吹竽之
有由恭惟某官望實俱管年德彌劭氣雖和而內介
養既孰而道疑三朝老成出處繫時之否泰四海人
士視聽惟公之表儀藹然司馬居洛之餘凜乎元城
過泗之望倚聲與屏昭示眷懷高名已薄於前修餘
論尚加於後進是宜孤陋亦玷將明某控避莫自主瞻
承孔邇銜命而使願拜仁人之言明刑之中黨濟士
師之治厥為感荷未既敷陳

賀張運使

恭審陳臬告成將輸申命修英函之有煒儼棠蔭之

未移號令夙孚聽瞻彌尊恭惟某官風姿端即性行
肅明足躡天根偉穹標之絕俗句出月脇猶餘事之
驚人蚤負時名久儲世用言論風旨居多前輩之典
刑本末源流按作後來之圖籍抱丹心而向闕紛白
首而爲郎煌煌顯聞之維休疊疊英躔之徑上爲鱸
尊而去國奉龍箠以察刑粵是東藩實勤西顧肆詠
皇華之遺式嚴駢乘之行民之情僞盡知方疚心於
勞來獄之大小必察惟單慮於平亭取維切挈持早
大體囊篋細碎復綴精思非從惟從雖畏勿畏燉矣
今大夫之爲政展焉古君子之用心乃放漕引之除
以蓄禁游之望某欽聞異數喜激同心遣八使以巡

行猥叨並命對兩臺而臨治將嗣前規權抃旣殊敷
榮冒整

除潼川運判謝率執

攝官承乏無補將輸滿歲爲真誤叨申命撫江山之
維舊恍雨露之更新伏念某自麻試於外庸遽躡乘
於使傳且庶獄小大之比與當率斂散之宜揆以短
才一之謂甚胡然誤東二者得兼矧漕寄之所關於
坤隅而尤重宣簿書之是務抑澄按之當先况建學
立師將助秩宗之典而量罷授任又分選部之衡自
昔假名已慙代斷于今即拜寧不疾顛明時何至於
乏才使指豈難於改畀不圖華遣游及寒蹤茲蓋伏

遇某官德器恢宏機猷膏敏以汲引人才爲已任以
扶持公道報主知惟配美於前修每鍾情於後學肆
令已試亦竊真除某控避未皇稟承惟恪才非數器
安能左之有右之宜茫茫萬間庶幾彼無惡此無數
感藏收寓敷述難周

生日謝親友

四十四而佩魚符偶叶香山之詠六千六以數多首
敢希絳縣之年有嘉聲氣之應求無間山川之悠遠
特貽問遺爰旣輶微顧影自憐正衰義之廢業幸生
何益慙蓬矢之記辰視報未皇銘心徒切

通安少保定昏

通婚姻於寒裔雖荷降尊託繫接於高門獨慙耦大
然而處富貴有道遺子孫以安切規詒後之良謀深
嘆厚倫之遠識尚以單平之迹懼沾趨附之嫌况又
聞孫早著於賢稱息女未安於姆訓循墻以避掃分
所安忽承行李之來首拜委禽之厚幣必誠辭無不
腆肇修永好之儀身愈貴禮則滋恭彌切高風之仰
曾微衛報徒愧魯臯

被召謝宰執

方地千里曾微共理之勞圖享九重忽下特招之命
荷恩異甚揣稱蔑如恭惟列聖之舊章最重三微之
首序於百辟會朝之始先四方祥瑞之陳其後易之

以大吏之拜除次焉則從呂之遷擢必推物望以謹
歲端矧今效珍島夷陳錫方夏觀聽肇新於遐邇招
延宜及於耆英而某才弱而質蒙學疎而伎譎並緣
科第陪造班行逮歷試於外庸凡再辭於嚴召由按
刑而將漕與分闈而守藩寵異狎來叨塵殆遍况災
患又嬰於夙志而聰明不逮於前時敢圖宣室之興
思尚誤公車之召對且即孟陬之吉俾聯泰茹之征
類是孤蹤豈其自致茲蓋恭惟某官訐謨濟香識
鄰幾念大旨者事君以人故虛心以應乎物而安國
以積賢為道故引類而聚之朝肆令采楠之不材亦
瑤工師之並蓄某屬拘近制莫遠控辭敢幡然於幣

聘之三體樂與於嘉魚之什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仰窺效羨之心是訓是行近天子之光黨遂陳前之
志厥為銜荷未究敷榮

除兵部郎官兼史職謝宰執

元會充庭興念校文之舊便朝賜對叨陪司武之聯
仍兼紬史之華不廢操觚之素寵靈狎至報稱奚任
伏念某階緣章布之資陪廁縉紳之後內馬館學之
清邃儔其位而安行外而州縣之煩勞何所往而非
學粗有見於屈信消長之分故無累於進退淹速之
間會重譯之效瑜即三朝而受瑞上儀肇舉師聽收
傾而乃動毀軫於表昌下特招於中宸且敬事則命

以始既嚴出令之初使非道以陳於前是昧責難之
義首論人心之廣決次言國勢之重輕規摹闊踈意
嚮子腐方侯報聞之命俄驚寵渥之頻列屬南宮猥
從諸郎之後屬辭東觀與觀太史之書徒志效於一
官而得兼於二者襲榮為懼拜寵知歸茲蓋伏遇某
官器懷陶深局度寬雅合臯合稷天知許國之忠若
陟若賢人仰傳家之學念方寸恢乎其正大而兩脚
賴此以扶持拓開鈞鑿儲蓄人物致使寒微之迹亦
汗啓擬之公某敢不惟既厥心不負所學必周六典
贊統師平國之規作宋一經免陶筆含毫之謂厥為
感荷未究敷榮

回蔣狀元重珍啓

共審錫第嚴宸冠名多士帝嘉謹論首颺揭日之名
天啓脩途爲挿生庫翻恭惟某官器資端厚檢履
醇明厲志軼羣懷孔聖無聞之懼賦詩見志慕鄒軻
不動之誠當今茲願治之時論古者爲仁之要有則
但至誠之意無矯激近名之心亟登乙覽之榮擢實
甲科之右正人輩出元氣攸關某曩佐春官幸親朝
采方自快景星之瑞已袖街連錦之書論說無疑忠
鯁既符於上意榮進素定持循願謹於前修

回蔡狀元仲龍啓

共審顯膺親策擢亞倫魁天錫龜朋薦本朝之瑞

史占雲物慶神氣之有開共惟某官迪德粹明飭躬
端厚上鈞天而奏伎得寸地以推才歷陳往昔之條
章按作方今之楷則一臬不介帝為噬嗑再擲成盧
衆驚絕叫揭貴名之日月為直道之金湯其再點周
行偶逢盛舉數公卿於千載當遂復先朝之規計温
飽於三場宜一洗俗儒之陋

回趙狀元發啓

恭審才推寡二名列魁三聲大庭臚句之傳放盛世
風雲之會共惟某官清姿邁俗敏識鄰幾浩養賢關
未嘆六年之遲久深探聖域坐唯百氏之支離偕子
大夫而造于朝先諸老生而為之對貫以堅疑之說參

諸通變之方亟膺乙覽之榮擢真甲科之右行隨言
著名與實俱其曩以庸虛謬當品目辛不迷李程之
日敢謂傳和疑之衣三人同行已喜師言之惟允一
第恩子更惟遠業之具圖

生日謝親友惠詩詞

小人不知紀年甫邁河圖之數君子淡交如水遠依
崧極之聲爛其龜采之貽重此兼義之感伏惟某官
才資粹正藻思穎華雖識面之方新而知心之維舊
來觀光於畿邑因論契於鄉枌發為善頌之詞曲記
載生之日而某質弱而志不逮齒長而學益荒自塵
豹裘之聯采切鵝梁之愧眉壽無有害莫稱好辭頭

臚宣不知更期終誨

除祕書監謝執政

引類而聚之朝方愧空臺之濫選故事而命以始又
頒冊府之除書一何三載之逢辰兩被元正之出綽
恩榮有赫稱塞無聞伏念某學不適時才非經世徒
旁緣於科第早陪廁於班行燃天上之青藜幸分夜
照望日邊之紅杏獨倚秋風迺適蜀道之歸久分神
山之隔氛埃滿袂憂患熏心迷路桃花恍記劉晨之
誤入成陰梅子奚期杜牧之重來償十九年更歷之
微勞理五千卷校讎之舊夢靖循僥忝有相會逢茲
蓋恭遇某官迪德靖夷受才膚碩炳國家之龜蔡公

人物之量衡每惟列聖之成規莫重三微之首序門
施行馬慨楚客之曾窺野有遺簪動少原之遐念肆
今晚陋亦玷清華某敢不益所未能修其可願星躔
奎壁已瞻槐影之婆娑安雲氣蓬萊尚想榮陰之蔽帶
哲叟素守勉趾前修

除起居舍人謝宰執

東壁圖書方理重來之夢右坳記注勿疇已試之庸
拜寵便蕃拊躬震惕載考廷中之盛選莫如柱下之
清班君舉筆書操丘索典墳之筆王行則從欽起居
出入之司地禁而職親天低而日近屬車豹尾陪漢
侍臣前殿蛾眉號唐供奉於皇我宋益遴厥官諫書

許其直前經使使之入侍豈但記言而司過抑容陳
善而責難茲惟稽古之榮必屬英邦之哲而某少亦
有志壯而多艱聰明不及於前時名實未加於上下
偶茲承攝甚矣僥踰且天生物必因其材寧以非材
而妄授器與名不可以假況於久假而不歸明時未
至於乏人異數俄頒於弗績莫家循墻之避但懷乘
器之虞茲蓋恭遇其官謨明足以憲邦道廣足以周
物閱天下義理多矣嘆當今人物眇然拓開化鑪儲
蓄善類念及黜以數直諫不得害中而蕭生之更治
民蓋嘗補外肆稽伐閱併用超遷某敢不夙夜在公
靖共爾位一日二日固將察明命於時幾大書特書

抑以垂將來之軌範不愆素守是報深知

賀皇子國公誕生皇孫劄子

恭審帝胄綿休文孫毓秀宸懼允洽民氣咸和恭惟
皇子國公迪德溫恭秉心端厚珮陸離而中度玉宇
尹而含輝仰承慈翼之謀爰叶熊占之夢世之不顯
益隆周室之本支國以求存不啓漢家之苗裔有室
大競無疆惟休基叨侍嚴宸幸逢熙旦覃訃載路已
覘疑疑之姿蕃衍盈升更兆繩繩之慶厥爲忻躍罔
既敷榮

生日謝人惠詩詞

身年四十七正感懷白傳之詩眉壽萬有子敢辱

貶魯侯之須先施厚矣自揣缺然伏念某材能不及於
中庸名實未加於上下素餐奚補孤天地亭育之仁
嗜學無成虧父母生全之德矧此誕彌之候尤深罔
極之思而某官懷舊不遺好仁無倦記此蓬矢桑弧
之日貽以鉤章棘句之文揆余初度錫余嘉名正
懼所生之忝俾爾單厚以爾多益敢當善頌之詞徒
劇銘心莫知報德

謝安監丞納幣

賦標梅之賈士願為有家親御輪之周三敢辱令子
方馳驅於蜀道來造託於湘流先之以幣帛之將申
之以竿牘之問不遺羈旅來告會期云醮子而親

命之既勞遠役醴女以俟迎者謹踐成言

賀范帥子長得之嘉定府教授張輩

自天進直易地建藩六年分南定之弓王關未老一
日返東涪之旆棠蔭不移譽命莫來師言維揚某
官賦資剛介秉行粹夷蔚然蜀國之流芳展也岷陽
之間氣議論彌可居多前輩典刑之言風節崔嵬耻
與權門爵祿之餌寧聞眉之郎省不為識面之臺官
閉干木之門或謂迫斯可以見矣知陽貨之饋乃復闕
亡而往拜之以身自任之不輕故十載外庸之不屑今當
疆事釋駸之日屬有人物鮮少之憂不恢好仕之心優崇
人之度尚一方之偏愛使大惠之獨私微祖龍蒲漚更資均

伏裕陵奎閣肅表陟明雖暫符五袴之恩然尚鬱
荒之望某侍同朝而自昔復聯事以有年代大匠斷
以不傷皇知其後入善人居而與化黨始于今願疾其
駢斯拱以俟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七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八

啓

荅靖州士人全日

抱五三六經之傳少嘗有志閱四十九年之序久乃
知非矧以戮餘藐然遠屏莫省我辰之安在有慙皇
覽之揆初敢圖善頌之詞猶記載全之日老冉冉兮
將至拊事憂傷芳菲菲其彌章繫茲報稱

荅衆官致禮者

云云同前在揆初而某官會南雖新知心維舊託殷
勤於醴幣申繼繼於歌詩爛其鼂采之貽重此蓼莪
之感老冉兮將至云云同前

海峽生日惠詩

民莫不穀感蓼莪欲報之恩天之方憐增常棣孔懷
之戚揆良安在傷已于罹况內憂之相仍紛遐憂其
未憖有來善頌垂記初生卻之卻之不恭受之受之
何義五十不足畏已莫贖往愆一言可以行之尚微
終誨

生日謝人惠詩詞

小人不知紀季閱五盈而加一賢者樂告善道記六
物之有初載惟久放之餘條遇始莪之歲任重而道
益遠齒長而學不加顧相照而相濡不以規而以頌
日居月諸胡能有定雖行止之末期夙興夜寐無忝

所生誓始終之知勉

又謝守倅

我生之初尚無為慨中身之寡遂詞人之賦麗以則
曾下體之不遺荷賜加隆拊躬知悉伏念某少亦有
志長而多難矧惟久廢之餘條邁始莪云云

生日謝守倅以下惠詩詞

止雞騷之國三閔流年誦皇覽之篇四獸焉初度於焉
信處豈不懷歸深虞罪罟之靡夷復念劬勞之罔極
有來善頌垂貫孤蹤爛其朝采之貽記此門弧之始
今朝五十初過二正哦蘇子之詩明年半百又加三
徒重白公之嘆更期終誨益厲後圖

荅靖州時官士人惠生日啓

百年強半叶黃州再閱之時五十加三起白傳懷歸
之詠豈但父少母少之感寧忘國爾公爾之憂報稱
未能省循莫措曾謂始生之日驟蒙善頌之辭疑甲
子之紀年閱庚寅之初度羊牛下括雖見思行役之
無期鴻鴈于飛正興念劬勞之安宅願言終誨益厲
後圖

荅靖州范倅中啓

恭審上最一同外華半刺雲霧乘其承宇尚懷反叙
之遊山靡靡以旁園又邇黔沅而上滌龜肇始環雉
生光伏惟其官迪德靜度秉心端亮鐘武庚之間氣

擅唐杜之名宗割雞馬用牛刀游聽絃歌之奏別駕
以展驥足平分明月之輝厚為公器之儲爰啟清華
之武某猥繇疏曠首取因拘地寒未脫於曩行天幸
獲依於初政左圖右史雖安土以無求上雨旁風知
此身之有所

生日荅衛沅州澁啓

七年遠屏尚嗟天意之方濟六物不靈莫省我辰
安在正切垂弧之感勿驚為連錦其官氣粹而質
明才周而行敏濟業棠棠之方沃棣華鄂鄂之交
輝屬剖符銅竹之新念投分金蘭之舊久居澁裔
實在鄰封克爰而雉離澁矣爾生之適際雞棲而牛

下括獨此役之無期乃因撥度之初特寓懷人之意
而某循涯弗稱拜施徒慙却之却之不恭受之受之
何義誦屈子沅歌之四喜挹餘芳賦衛公淇奧之三
敢期終誨

復元官職宮觀謝宰執啟

東朝介壽式頒慶澤之新北闕疏榮盡復即階之舊
仍通班於書殿併賦祿於殊庭拜命使蕃村躬震
伏念某賦姿庸下涉藝淺無每惟言語待從之臣宜
效獻納論思之益而才疏不足以濟時用識闇不足
以周事情况有采薪之憂莫施插草之報尚賴明良
之同德曲垂涵覆之異恩笑下愚之不移致眾毀之

交至削官三列竄迹五谿正使長流夜郎亦自貽於
伊阻惟懼濫先朝露將永棄於明時不知歲月之屢
遷忽訝寵靈之狎至盡復青氈之舊以增畫錦之光
併以真祠示之假寵豈但超流於近比亦將度越於
前聞有隕自天孰為之地茲蓋伏遇某官迪德仁厚
秉猷碩膚特令四海重枕于京故取一夫不被其澤
靡憚陳前之屢載新錫命之三遂使孤蹤盡蠲宿慝
某敢不敬修其可願增益所不能大罪既極敬妄為
原情而矜宥無常職以賜於上復竊祿以還歸時報
洪私誓堅素守

某虞卬州方簡定婚

顯顯太王之昭素推名閥遼遠異萬之後自愧表宗
使絲蘿之好益稠抑草木之味相似共惟令姪判院
學士才姿端厚業獲粹明夙稱東床坦腹之賢偶負
南澗采蘋之託是用子同產之子以承宗繼禰之宗
甫借鳴鳳之占首辱委禽之賜求援援矣既久辱於
深知使女女焉用不嫌於非耦

荅楊廣安約定婚

夫婦所生若而人不以妾許婚姻之故不我宿奚其
適歸既先行李之來敢後投瓜之報共惟某官夙以
風韻著于月評祇厥父事懼傷考心思爾舊姻肆求
新特念兩家生子固相從於童卺之時而二人同心

又有出於聲利之表特屈階庭之玉樹俯詢家室之
季蘭所謂有是鬻者是錫固安敢必若曰無失親無
失故則尚庶幾板附之誠數葉易旣

荅馮叙州

邦作

謝武侯廟碑啓

孔明五月渡瀘著忠勞於焚道景耀四年立廟限禮
秩於沔陽雖後來祀典之滋章而故國叢祠之久非
不有浚明之識孰崇開濟之勲伏惟某官爲時碩儒
輩古循吏慨臥龍之遺烈拊麗牲之斷碑自肇祀於
壬辰已三周於甲子扶輿磅礴鬱積之氣實鍾曰天
昭明焉蒿悽愴之精如在其上乃崇祠宇以宴神娛
不圖謂予盍書成事某適濫分於相寄獲祇謁於廟

垣銘錦江玉壘之甘棠悵莫追於裴相詠黛色霜皮
之古栢徒有感於杜陵姑憑不腆之詞敬拜先施之
辱

廬州到任謝宰執啓

王三錫命誤新渥於松階國十爲連忝舊封於梓部
莫俞異擢敢後寅車某才不適時學惟事道際遇兩
朝之乂踐揚三紀之間爲詩遺王名曰鳴鴉孰知周
公救亂之志取彼諧人投畀豺虎惟識孟子傷讒之
心尚憑高廟之神靈更賴天王之明聖反湘纍之初
服釋楚執繫之南冠訖俾生還誓言死報矧又授斂於
赤甲白鹽之下予麾於玉堂金壁之間猶未厭於辰

心復游頌於闡寄地連巴益分四千石虎竹之符江
接梓渝理十六載龜琴之夢維時多故歷變方新良
夷有侏儒獲難之難齊郡國有赤子龍蛇之未定而
民力張弓之莫弛邊氛煽燎之方揚豈惟鵠在梁之
羞抑亦蚤負山之懼厥爲忝冒實出會逢茲蓋伏惟
某官慮周四方澤被萬有耻一夫之弗獲惟四事之
仰思不棄遐蹤致叨隆委某敢不仰依覆燾勉策疲
鷲種落旁來諭以國家之威信封疆謹固庶幾生聚
之底寧

荅生日啓

九十五年爲五章已嘆三章之玄邁三百六旬有六

日又逢當日之始生念我顧我復我之恩重皇覽錫予名予之感敢圖善頌垂貫裴齡雖人情之相訟稽古誼而弗恊蓋稱壽固存於幽魯而記生實肇於隋唐凡見諸先正之文未有若中興之夥杜蘇所賦惟施同氣之親京檜以來直作斂財之具甚者賞利相覲而禮亂上下交征而國危以前世之事觀之則今日之受非也敢因來教併誦舊聞

賀鄭丞相

清之

出命九重登庸二府崇甘盤之舊學著調鼎之新功方茲地節親政之年赫然天章責治之意不平所感端命維休竊觀易道之微無如時義之大玩理於會

通之分沈幾於變化之神方處時之未然寧藏器以有待故乾在下則潛龍勿用屯其膏則乘馬班如或需于郊或需于沙或賁其須或賁其趾或且安於坎坎或退守於謙謙脫事會之方來山巖微之可失故坤之二以時而發復之四惟道是從解既得中著有往夙吉之戒益雖居下實利用大作之時井而光至有羸瓶之凶豫而勿疑爲蓋蔡之得當原天地之運化以驗古今之屈伸何示人之昭昭而聽我之藐藐蓋狃於患失者聞大體而安於小成者之遠圖敢因師友之舊聞仰贊朝廷之先務竊惟仁哲親政之始實踵章宣榘制之餘皆靜觀者十年而奮發於一日

然而或以厲精爲一代之興辟或以踵誤生百年之厲階乃知聽斷之初實係安危之判矧一二日萬幾之深至乃四十年大柄之倒持士習於放利皇極其他俗怵於積威不知有上典章浸浚廉恥蔑聞不及今解弦而速更將自後弊齊而無及擬效消塵之報敢修固陋之辭且三省有遺令出令之殊自王莽擅朝以後重在都司而三省之屬不能制其可否二府有同班合班之異自秦韓專國以來惡人異已而二府之事未嘗更相是非尚書特奉命之司胡爲有先行之筆都堂爲聚議之所何者開略入之端臺諫耳目之官但見書名於紙尾給舍喉舌之寄未聞駁正

於詞頭於是有韓盧之朝有時被伍百之謗又其甚者請終言之翰苑受命于禁中掖垣代言于閣下今或先數旬而呈藁斷無揚大年因三壤而求歸或後累月而草詞亦非劉原父以九制而被遇九曰譴思之彥例蒙獻納之譏曰善類爲好名相真言爲歸過於是禁庭宣召經離留身二史直前百官輪對郎守監司之陞奏臣民無士之亂封例日具文習成結舌火既然而強寢疾已劇而已醫僅窮處休莫肯念亂河北列二十四郡獨無忠臣雲南喪數十萬師反以捷至奚暇爲事君安社稷之慮大抵皆全軀保妻子之臣幸積疇之畫力支切解也分割也值大明之臨照剝之

無咎一陽爻處於五陰之間剛長乃第一陰宜決於
五陽之末於皇盛舉允屬通儒恭惟其官精識足以
慮微訃謨足以經遠有嘉謀而吉于內尚周臣良顯
之風持衆美以效之君得唐相彌縫之用雖光塵之
外合而冰蘖之獨持自建學於中興既閱年之九十
豈無大科異等由此而致通顯亦有文人才士隨世
以就功名然而章章立正木之情卓卓乎廉隅之行
揆以親見復乎前聞是膺一德之求絕出群臣之右
當軸處中曾幾何日拔姦扶善已若而人子儀徹樂
黎幹滅騶莫匪精忠之觀感承宗削地韓弘討賊咸
欽處分之得且其尚陳狂瞽之言仰贊聖明之政公

卿幸得遭遇不勝王陽長策之憂經制有所持循籍
陳賈傅太息之請以是知我罪我惟公進之退之

荅生日 丙申

衡毅斗魁枕參方前杓之建宋牛本奮角箕張口平生
物之當辰不自我之後先宜招人之謗譽名雖藍得
責亦相隨閱寒暑纒一周涉水陸二萬里投界虎而
虎不食方將勞歸士於東山罔于鵬而鵬不言忽又
圖爾居於南土誓舟流之不知屈如行邁之靡所臻
有來善頌之辭爰記始生之日期以萬有千歲之壽
忘其五十九年之非豈不懷歸賈迷途其未遠於焉
信宿聊假日以銷憂所望又更更垂終誨

回生日啓

得嘉定府教授張鞏

無妍聞知起四十頭顱之嘆有來頌禱技五千文字
 之曾荷臭味之相投彼光華而下師其官溪交如水
 高義薄雲雲委衿末路之蹤偶及載生之且其風肆好
 疊疊真情奉筮是將渠渠厚意梅微躬而增惕拜大
 况之稍重揆余初度而錫余嘉名正懼所生之忝俾
 尔戩穀而降尔遐福敢當告祝之詞

回諸公生日啓

同上

分竹岷陰慙之暮年之化垂弘門左英虛三紀之移
 既占紫氣之臨復枉清風之頌擲金籠甚報致鈇然
 緊雅睦之弗遺撫深悰而知荷將所學也乃以願於

女生受言藏之其敢墮於大况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八

